

虞山溫肇桐著

顧愷之
王摩詰

世界書局印行



晉唐二大畫家

中國名畫家叢刊
陸高誼主編

25.900
738
2



中國名畫家叢刊前言

余未嘗學畫故不能作畫又細於財力故乏良好收藏然愛好圖畫已非一日

輒欣然往初則走馬看花無可或不可既則略有所悟乃生憎愛之感所以然者蓋參觀展覽之餘逐漸注意有關繪事著述常識增加鑒別能力自亦不無進境然於此余即有所感以爲一國藝術之提倡固不僅在於藝術作品之展覽而尤賴於藝術圖書之出版倘一般民衆對於藝術皆有相當常識鑒別能力則所有作品自非力求進步不可如此則不徒粗製濫造之風斷然可戢而藝術水準乃有提高之望。

本局久擬出版藝術欣賞及常識叢書以爲一般民衆介紹但以時值非常未能迅速進行現除陳抱一先生所著洋畫欣賞及美術常識一種業已出版外其他如音樂書畫金石彫刻等皆尚在編輯中去秋虞山溫肇桐先生挾其大作王石谷一卷來訪見其編製體例

中國名畫家叢刊前言

陸高誼



A 510820

頗爲新穎，且與本局計劃暗相吻合，因請其續編其他各家，合爲清初六大畫家一部，並進而編撰唐宋元明等各大畫家，而成中國名畫家叢刊，以期對於我國藝術教育，稍盡推行之力；而於先賢生平事蹟及其致力之處，作系統介紹，俾一般民衆增加觀摩嚮往之意，又未始非一藝壇快事也。

本書原擬選擇各家真蹟，酌爲插圖，以增興趣，但亦以非常時期，節約物力，暫付闕如。他日再版，自當再加增訂。茲值出版伊始，用誌數語，藉作緣起，尙望海內賢達，有以教之。

晉 唐 二 大 畫 家

王	顧
摩	愷
詰	之

溫 肇 桐 著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自序

南宗爲中國繪畫正統，東方藝術精英，世人已論之詳矣。究其所自，蓋遠在魏晉，顧長康畫雲臺山，實爲中國山水畫之濫觴，文人畫之萌芽。東晉以降，於宋有宗炳，王微，於齊有謝赫，於梁有元帝，於陳有姚最，其所論也，雖非僅山水畫一端，然細察主旨，泰半爲南宗畫學先導，唐代王維，爲一繼往開來者耳。

余先後輯成「清初六大畫家」、「元季四大畫家」兩書，闡述南宗畫風，發揚先民文物，未敢稍懈。今讀日人堂谷憲勇「顧愷之試論」一文，因其考證綦詳，立論精當，遂引起余研究長康事迹藝學之興味，匝月以還，暇輒節譯其中若干，且參閱原引各書，復考他種著帙，成「顧愷之」一卷，稿竟，繼撰「王摩詰」亦得一卷，合爲「晉唐二大畫家」作「中國名畫家叢刊」首輯，尙不失其有深意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常熟溫肇桐序於上海。

顧
愷
之

顧愷之

一 晉代繪畫概說

(一) 晉以前之中國繪畫

(二) 兩晉之繪畫與大家

二 顧愷之事迹考記

(一) 顧愷之生卒名號考

(二) 顧愷之里籍世系考

(三) 顧愷之三絕瑣記

三 顧愷之畫學論述……………二五

(一) 張彥遠論顧愷之畫……………二五

(二) 「女史箴圖卷」及其他……………二八

(三) 顧愷之畫論與中國繪畫思想……………三七

顧愷之先生年表

參考書目

顧愷之

溫肇桐著

一 晉代繪畫概說

(一) 晉以前之中國繪畫

斐文中「周口店猿人文化」一文中說「周口店的骨器中，尚有尖骨器及經製作而用途不明的骨器如鹿骨等。」又說「其骨骼具人工刻劃的痕跡頗多……計有刮的平面，刮或刻的半圓形長溝，刻的三角凹入，及刻的深溝等……然可斷定是人工有意製作。」他又斷定：「周口店之沉積中，有火的痕跡，實無問題。」

我們從他的報告中，可以相信，在古代的猿人，他們已經有「線」與「色」的藝術的發生，即由尖骨器的製作及骨骼上的刮刻，以及火的發現。這些如果作為中國繪畫發生

的端緒來看，也是無妨的，因為，比了「河圖洛書」至少是合理化的了。

人每曰「書畫同源」，以說明中國繪畫的發生是與中國的文字合一的，古籍中的許多論斷，當然帶著神話化的色彩，這種神祕的原始性的中國藝術之發生，或者還是從考古工作方面去求解決來得可靠。

一八九八年間殷墟甲骨文的發現，一九一六年羅振玉的考察和一九二八年蔣作賓的發掘與王國維的整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下辭和陶器古物等對於中國古文化史上又得了一件重大的佐證，在此繪畫的發生歷史，也可窺見一二。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的形象，則多是純粹的繪畫，經孫貽讓、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的研究考證，可以確定這些繪畫是象形自然的，也正是創造途中的文字，更可以說是象形的文字。就是以瑞典安特生（J. G. Anderson）發掘得到的辛店期彩色陶甕上的細花紋看，也有同一的傾向。

象形繪畫漸漸發達為象形文字，作為實際生活應用的符號；另一方面，發展為實際生

活上的裝飾圖案，從安特生發掘得到的仰韶村與辛店等處的器物上，也可以得到證明的。

在此，我們可以確信，中國繪畫發生於文字之前，所謂「書畫同源」亦即是從象形繪畫到象形文字，而後文字與繪畫分離，變成爲一種應用的符號而已。中國有史以前的繪畫情況，大概是出這些範圍吧。

再從社會形態與組織成分上來考察中國上古期——佛教傳入以前——的繪畫情況。據一般的研究，三代以前，中國還在蒙昧的原始社會中生長，到了周代，便由氏族制度過渡到封建制度，秦朝的統一，是封建社會的確立，而經濟條件，周代是青銅的燦爛期，秦漢時代又產生了小手工藝，與傳統的農業經濟配合起來。在這些條件之下，中國繪畫除了被禮教所利用，爲政教作宣傳，而帶著愚蒙的神靈的而以人物畫爲發達中心的繪畫，是非常必然的。

佛教文化的傳入中國，使得繪畫發生了大大的變動，晉唐兩代藝術的璀璨絢華，其因

莫不由於此。

印度佛教之傳入，自漢武帝元狩元年張騫使西域由合浦渡海通印度後爲始。到哀帝元壽元年，又有博士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事。永平八年，明帝夢見金身佛像，十年遂遣蔡愔等十八人使天竺求佛法，翌年，天竺沙門來朝，建白馬寺，並繪「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圖」於壁，便成爲中國佛教繪畫之首創。

迨至漢末，三國鼎分，干戈縱橫，人民在此戰亂頻仍中過著生活，不免羣趨出世的思想，求精神的安慰，結果，佛教思想，便很順利地融和到每個人的思想之中，反映於一般藝術的，當然也只有佛教爲中心的作品了。

(二) 兩晉之繪畫與大家

繼承三國時代大畫家曹不興的功績而顯示出特異之發達的兩晉繪畫，最重要的是

山水畫的發生，其中的原因，還是佛教思想普遍以及老莊思想瀰漫的關係。雖然在這個時代裏，還有道教佛像及人物故事的繪畫，伴著寺觀建立而產生的無數壁畫，但也和前代一樣，司馬炎篡魏平吳統一三國之後，結果，內亂外患，迭起頻興，政治既失統，驚人民的中心力量，而清談頹廢之風遂流佈民間，無論如何在藝術上，總脫了反映厭惡現實與逃避現實的一般傾向的。

所謂西晉的時代的繪畫，畢竟是沿襲着過去的人物風俗畫的中心，而多偏於人物故實與聖賢神仙之像，佛畫的製作，反覺減少。帝室自洛陽遷至江左的建業以後，佛畫漸盛，道像亦隨之發達，加之江南風物的優美，烟波浩渺，與流行的出世思想合一，山水畫便由此產生了出來。

兩晉之大畫家，據一般史籍所載，有如下列：

一 衛協，師於曹不興，作道釋人物，冠絕當代，顧愷之稱他：「偉而有情勢，」巧密精思，世所並貴。「畫「七佛圖」，人物不點睛，其畫「上林圖」最妙，又有「伍子胥圖」，「醉

客圖，「刺虎圖」，「吳王舟師圖」，「穆天子燕瑤池圖」等。謝赫列他爲第一品，藝之高妙，於此可見。

二 荀勗，字公曾，潁川人，多才藝，善書畫，嘗於鍾會新宅內，畫「鍾太傅像」，衣冠狀貌如平生。有「大列女圖」，「小列女圖」。

三 張墨，謝赫把他與衛協，荀勗同列第一品，稱之曰：「風範氣韻，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氣。」有「維摩詰像」，「擣練圖」。

四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工書畫，有「獅子擊象圖」，「巢由洗耳圖」。

五 張收，晉太康中益州刺史，於益州學館周公禮殿梁上畫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來名臣耆舊，人物燦然滿殿，令人識萬世禮樂。

六 王廙，字世將，瑯琊臨沂人，工書畫。晉室東遷，廙書畫爲第一，明帝師之。有「異獸圖」，「列女仁智圖」，「獅子擊象圖」，「吳楚放牧圖」，「犀虎圖」。

七 王羲之，字逸少，廙從子。書旣爲古今之冠冕，丹青亦妙。有「雜獸圖」，「臨鏡自寫真

圖，「扇上畫小人物傳於世。

八 王獻之，字子敬，逸少子。工草隸，善丹青，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駮犝牛，又有「濕洼馬圖」，「風神超越」。

九 晉明帝司馬紹，字道畿，善畫佛像及古人物故實，師王虞而沉著過之。有「輕舟迅邁圖」。

十 史道碩，兄弟四人皆善畫，道碩工人馬及鵝。有「古賢圖」，「金谷圖」，「牛圖」，「蜀都圖」，「三馬圖」，「酒德頌圖」，「梵僧圖」等。

十一 夏侯瞻，有「郢匠圖」，「高士圖」，「偃山圖」，「吳山圖」等，氣韻不足，精密有餘。

十二 戴逵，字道安，譙國人，范宣弟子，十餘歲即能畫，中年畫行像甚精妙。有「阿谷處女圖」，「孫綽高士像」，「孔子弟子圖」，「伯樂圖」，「三牛圖」，「五天羅漢圖」，「獅子圖」，「吳中溪山邑居圖」，並善鑄佛像及彫刻。

十三 戴勃，逵長子，襲父風，有「曹長孺像」，「三馬圖」，「九州名山圖」，「朝陽谷

神圖，「風雲水月圖。」

十四 顧愷之，師衛協，謝安深重之曰：「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有才絕，畫絕，癡絕之譽。詳見本書下述。

十五 釋惠遠，姓賈氏，雁門樓煩人，能畫工詩，善莊老之學，在廬山立東林精舍，曾繪有「江淮名山圖。」

除上列諸家外，尚有溫嶠，謝安，王濛，康昕，葛洪第三子，謝岩，曹龍，丁遠，楊惠，江思遠諸人，俱爲晉代的名畫家，茲不贅述。

二 顧愷之事迹考記

(一) 顧愷之生卒名號考

古來關於顧愷之的傳記甚多，其中最可憑信的，便是最初散見於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中的許多記錄，作綜合的集錄者，正史方面的「晉書文苑傳」，畫史方面的「歷代名畫記」兩書，比較是精細的。

上揭三書，是考記顧愷之的最重要資料，「世說新語」咸知其為專收漢晉時代逸話的雜記，如欲作為最高的資料，也頗困難。「晉書」和「歷代名畫記」雖然是有系統的廣博的事實的集錄，可是畢竟還缺乏一貫的歷史理念，故對於以才絕，畫絕，癡絕見稱的曠古巨匠顧愷之生涯的探求，及其藝術的諸問題，只不妨從這三書中體味得之，另外再

從其他諸種文獻之中，搜訪一鱗半爪，彙爲考證，也是藝苑中的快事。

首先，我們不妨研究顧愷之的生卒問題。

「晉書文苑傳」中的「顧愷之列傳」對於他的生卒只記錄了「六十二卒於官」，究竟是那一年卒，沒有明確的指出；是那一年生的，更其不得而知了。

「歷代名畫記」根據「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引丘淵之「文章錄」有「義熙初爲散騎常侍」一條，「晉書」也同樣地記錄著。張彥遠更記著：「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利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利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爲大言，後寺衆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何賁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其他像有這樣時代關係的記錄，一時便不容易找到了。

現在我們姑且假定愷之爲散騎常侍是在義熙元年，再來考查瓦棺寺的畫壁時期。梁

「高僧傳」有著關係這方面的詳細記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嘗乞食蔬苦，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爲瓦官寺……記者云：寺立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都無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祚之相也，卽勅楊法尚、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顓所治丈六金像。」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三吳負喪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公墓……爲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脩立衆業。」

「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慧力所立。」

這裏，僅把瓦棺寺的創建作爲名僧的法運功績來記錄，茲再引「建康實錄」的關於這方面的記載：

「隆和二年春二月……五月以桓溫爲揚州刺史錄尙書事，詔徵入溫相，溫辭不從。秋七月丁卯，復徵入朝。八月，溫至赭圻遂城而居之。是歲，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審處之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

「按帝時（哀帝）置一寺，興寧二年，僧慧力造瓦官寺，在今縣東南三里半井岡東偏。」

從上述許多記載中，我們可以確定瓦棺寺的創建是在興寧二年。「京師寺記」之所謂「興寧中」，當卽是瓦棺寺創建的那年（按興寧共三年）也就是愷之畫壁的時期。如此，我們對他的生卒問題的研求，便易於得手了。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愷之……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世說新語」劉註所謂「散騎常侍」，到底是何種職司，我們知道，這是晉代掌贊詔等文籍的官職，大都登用言語文學之士來充任，不論當時愷之的年紀與才學，可說是恰如其份的。現在，我們從義熙元年推溯至興寧二年，其間相隔

共四十二年，若以「晉書」所云：「年六十二卒於官」來對照，則彼此相差十九年，換言之：愷之畫瓦棺寺壁的那年，算是二十一歲。後代既有譽以三絕，那麼弱冠時能有如此高妙的壁畫藝術，也不算如何過份的。以二十一與四十三相加得六十四，與「晉書」所記「年六十二」僅差二歲。所以從常識上來判斷，愷之是生於康帝建元二年，我們還可以用側面的事實來支持這個論斷。「晉書」云：

「乙未，立會稽王昌明爲皇太子，皇子道子爲琅玕王，領會稽內史，是日，帝崩於東堂，年五十三。」——「帝紀」第九簡文帝。

「願愷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列傳」第九願愷之。（按愷之「世說新語」作悅愷之父。）

簡文帝崩爲咸安二年，悅之是年也是五十三歲，在這時候，他的兒子是二十九歲，說來也覺合理。

顧 愷 之

再以張季易所編的「疑年錄彙編」來看：

王子敬四十五

獻之
正錄
卷一

生 建元二年甲辰

卒 太元十三年戊子

徐仙民五十四

徽
正錄
卷一

生 建元二年甲辰

卒 隆安元年丁酉

孫安國七十二

盛
三續晉書
卷一

生

卒

顧長康六十二

愷之
三續晉書文苑傳
卷一

生

卒

東廣徵四十

曾
三續晉書
卷一

卒 生

張季鷹五十七 翰

三續晉書文苑傳
卷一

卒 生

王元琳五十二 珣

補錄晉書列傳
卷一

生 永和六年庚戌

卒 隆安五年辛丑

這裏很可以推知張氏是具有非常的歷史見地，把顧愷之插入於王子敬、王元琳之間，所以筆者也敢暫時斷定顧愷之是生於東晉康帝建元二年甲辰（三四四）卒於安帝義熙元年乙巳（四〇五）年六十二歲。

後世的人往往將顧愷之與顧偉仁顛之混爲一人這完全是因了愷、顛二字同音的原故，雖須一提，然終無論究的價值，而在愷之本身的名號稱呼，倒有予以研考的必要。因爲

在下列各書中，我們可以歸納稱呼愷之成爲二種不同形式：

一 多用願長康的稱呼——劉義慶「世說新語」(晉——宋)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宋)。

二 多用願愷之的稱呼——劉孝標「世說新語註」(宋——梁)檀道鸞「續晉陽秋」(宋)鍾嶸「詩品」(梁)沙門慧皎「高僧傳」(梁)。

使用願長康的稱呼，最早是劉義慶，與愷之最親暱的且引愷之爲大司馬參軍的桓溫，而註者劉孝標確不是這樣稱他，而是用愷之稱的。以上的事實，雖然是歷史的偶然性，但或者是必然的，綜合這種事實觀之，我們可以確定：長康先於愷之，多用於晉時；愷之後於長康，多用於晉以後。他的稱呼所以會如此變動，是基於中國人名特有的傳統習慣，一般的變化結果，約言之有下列三行：

一 願愷之字長康

二 願長康——名愷之(晉)

三 願 之——字長康（晉以後）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中稱：「顧愷之，五代晉時晉陵無錫人，字長康，小字虎頭。」張彥遠便寫成了：「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上品晉陵無錫人。」杜子美在「玄武禪師屋壁題愷之所作」瀛州圖」有「何年顧虎頭」爲首句詩，還寫過「虎頭金粟影」的名詩句，曾被「宣和畫譜」引用。沈約的「玉函山房輯佚書」第八帙「俗說」中，又有「顧虎頭爲人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點睛送還。主問之，顧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太平御覽」便依此引用：「俗說曰顧虎頭。」「藝文類聚」中，便有「顧愷之爲虎頭將軍」之稱了。考顧愷之的被稱爲「虎頭」的理由，「宣和畫譜」有：「釋者乃謂虎頭爲維摩相」的說法。所以至今還有人（如「東洋美術史」上卷著者史岩）把愷子稱作「虎頭將軍」實在還是傳寫的錯誤，那是從「宋將軍字伯虎」（傳梁元帝撰「古今同姓名錄」中云，顧愷之有二人：「一晉人字長康；二宋將軍字伯虎。」）的顧愷之那邊混來的，這不是毫無理由的事。

(二) 顧愷之里籍世系考

最初記載顧愷之爲「晉陵人」的，是「世說新語」註者劉孝標，他註云：「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尙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爲散騎常侍。」後之「晉書」及「歷代名畫記」諸書，便毫不疑惑地詳作「晉陵無錫人」了。晉陵卽毘陵郡之舊稱，「晉書」「地理志」下云：

毘陵郡（吳分會稽無錫以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爲毘陵郡，統縣七，戶一萬二千。）

丹徒（故朱方）曲阿（故雲陽）武進 延陵 毘陵

旣陽 無錫（有磨山春申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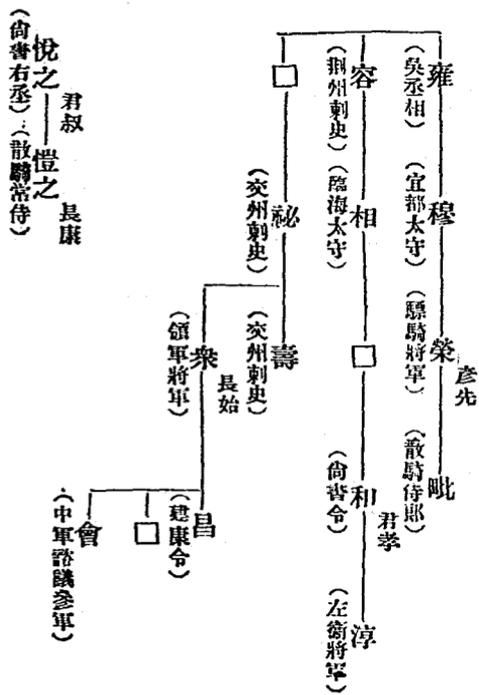
無錫是愷之的故鄉，這裏的風物是如何呢？「無錫金匱縣志」云：「九龍蜿蜒，山川秀

麗濱湖諸山，銜尾數十里。愷之生長在雲烟水澤之鄉，才藝精通，實是鄉土生活與自然情境感應之後的必然反映，因為在當時，江左是政治的中心，文化的昂揚，用着文筆，或藉丹青來表現也是必然的事。千年之後，在中國美術史上，還有一個簡淡幽高的畫人倪雲林出現於此地，可與顧愷之先後輝映，實是一種別有意趣的事。

嘉慶志云：「明顧起倫建悅之祠始稱無錫令。」——「無錫金匱縣志。」我們從此還知道悅之父親另一個官職，但也可以作為愷之里籍為晉陵無錫之論證。關於他的世系，「世說新語」中很明顯的記著悅與愷之的關係。此外尚有顧容、顧雍等數人，亦見於此書中，究竟與愷之的親屬關係是如何，確很難明瞭。日本京都相國寺慈雲庵藏有大典禪師手抄本之「世說人事世系圖」，頗極珍貴，對顧氏之世系，作如下列：



從上表中，容與雍表示著近親關係，是根據「世說新語」的註有「顧愷之家傳曰：敦字祖根，吳郡吳人。」又有「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爲吳著姓。」悅之父子與他們的親屬關係也未能指出，如果根據「晉書」，又可作成顧氏的另一世系圖：



這個世系圖，雍與容的近親關係，是依據「顧和列傳」中「顧和，侍中衆之族子也。族叔榮雅重之。」而確定的，至於悅之父子與他們的關係如何，同樣是無法說明的。

(三) 顧愷之三絕瑣記

「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爲人渥鈍而自矜尙，爲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考「晉書」愷之本傳，則曰：「俗傳愷之有絕，才絕，畫絕，癡絕。」我們不必固執於文字的形式爲如何，其內容所述，還是在說明愷之的學問與藝術，天才與豐富而率直的感情。現在不妨把所謂「三絕」的事實，瑣記如下，作研究顧愷之生平及藝術途上的興味的插話。

愷之曾作「箏賦」，既成，謂人云：「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他極推重嵇康的四言詩，如「贈秀才入軍」等，因爲之作圖，常嘆云：「手

揮五弦易目送飛鴻難。」

桓溫與他很親昵會引他爲大司馬參軍之職，溫治荊州城時，與賓僚出江津望之曰：「若能目此城者有賞。」時愷之亦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溫卽以二婢賞他。溫卒，愷之拜其墓而賦詩曰：「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有人問他敬重桓溫既是如此，那麼痛哭的情狀又是如何？他便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後爲殷仲堪參軍，也深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曾告假歸，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行至破冢，遭風大敗。他致書仲堪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回至荊州，人問他會稽山川之狀，他曰：「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

桓玄常與愷之同在仲堪處，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繼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苦枝。」愷之曰：「盲人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遂曰：「此太逼人。」乃罷。玄嘗以一柳葉貽愷之曰：「此蟬所翳葉，取以自蔽，人不見己。」他信以爲真，引葉自

蔽，玄就溺，他信其不見己，因甚珍之。

愷之好談諧，人多愛狎之，他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咸以爲怪，他云：「漸入佳境。」

他嘗被他人相稱譽以爲戲弄，有請他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與謝瞻月下長詠，他樂而忘倦，瞻將眠，令捶脚人代之，愷之不察，遂申旦而止。

愷之繪畫方面的逸話，除了瓦棺寺畫壁之外，他曾爲人畫扇，圖嵇康、阮籍等像，也不點睛，他認爲人體生命都寄託於眼光之上，須極慎重。人間其故，則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正在阿堵中。」

嘗戀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間，以棘針釘她的心，女遂心痛，女知而從，遂密去針而愈。圖裴楷像，頰上加以三毛，觀者頓覺神明殊勝。又作謝鯤像，在石岩裏，他答人問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愷之欲爲殷仲堪寫像，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日，豈不美乎？」仲堪遂從，他又以一廚珍貴之作寄桓玄處，糊題其前，玄

知之，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愷之既見，直曰：「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也。」毫無疑色。

三 顧愷之畫學論述

(一) 張彥遠論顧愷之畫

論述顧愷之畫學持論確當而詳盡者，當然還是在唐大中元年丁卯張彥遠撰的「歷代名畫記」之中可以窺見。張氏雖然是從晉唐之間的許多有關係的著述如「世說新語」齊謝赫之「古畫品錄」陳姚最之「續畫品」以及唐太宗御撰之「晉書」李嗣真之「後畫品」等采葺而成。張氏自己認為：「得此二書（按：張氏即指自著「法書要錄」及「歷代名畫記」而言。）則書畫事畢矣。」而「四庫提要」亦有此語，且附以「殆非夸飾也。」於此可見此書的重要與論點的準確性了。

張氏首先確定愷之藝術為「上品上」對謝赫把愷之屈居於第三品姚曇度下面，表

示不滿云：

「謝赫云：深體精微，筆亡妄下，但迹不迫意，聲過其實。在第三品姚曇度下，毛惠遠上。李嗣真云：顧生天才傑出，獨立亡偶，何區區荀衛而可濫居篇首，不興又處顧上，謝評甚不當也。顧生思倖造化，得妙物於神會，足使陸生失步，荀侯絕倒，以顧之才流，豈合甄於品彙，列於下品，尤所未安。今顧陸請同居上品。彥遠以本評捨畫豈同才流李大夫之言失矣姚最云：顧公之美，獨擅往策，荀、衛、曹、張，方之茂然，如負日月，似得神明，慨抱玉之徒勤，悲曲高而絕唱，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謝云：聲過其實，可爲於邑。張懷瓘云：顧公運思精微，襟靈莫測，雖寄迹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煙霄之上，不可以圖畫間求。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爲最。喻之書，則顧陸比之鍾、張；僧繇比之逸、少，俱爲古今之獨絕，豈可以品第拘。謝氏黜顧，未爲定鑒。」——「歷代名畫記」卷五，晉張氏復云：

「降於魏晉，代不乏賢……曹、衛、顧、陸，擅重價於前……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

所珍。」——同書卷一，「敘畫之源流。」

「上品之畫，迹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也。」——同書卷一，「論畫六法。」

「顧愷之之迹，緊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顧陸之神，不可見其盼際，所謂筆跡周密也。」——同書卷二，「論顧陸張吳用筆。」

「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於妙理哉！所謂畫之道也。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凡忘言之狀，陸與張皆効之，終不及矣。」張墨陸探微
張僧繇並畫

「晉之顧，……首尾完全，爲希代之珍，皆不可論價，如其偶獲方寸，便可械持，比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同書卷二，「論名價品第。」

綜上所述，愷之畫道的高妙，真如「世說新語」中謂：「謝大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

所無。」這是無法否定的。後代雖然還有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米芾「畫史」等，對愷子藝術有所論述，但總不能超越張氏的立論哩。

(二) 「女史箴圖卷」及其他

「續晉陽秋」云：「愷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顧愷之的確是一位大畫家，他師西晉的衛協，而衛協又是吳大畫家曹不興的弟子，他又是博學而有才氣，所以後人把他與宋之陸探微、梁之張僧繇，並稱為六朝的三大畫家。

愷之生於公元三四四年，二十歲後，畫藝大進，到四〇五年卒，假若與現在的時代推算起來，他還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人，他的偉大的傑作，在這千餘年的悠遠的歲月中，要保存當然是非常困難的。在米芾的「畫史」中，也只有著錄了他三四點的遺品，在今日要鑑賞到愷之的作品，那是更困難了。

據一般繪畫史的記錄，顧愷之遺品尙能保存到現在的，是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珍藏的「女史箴圖卷」，這不但是中國書中最古的作品，而且也是東洋毛筆畫遺迹中最古的希世珍品。

「女史箴圖卷」的題材，依字面解釋，只是一種對婦女們誠說的繪畫，「女史箴」文辭的作者古來甚多，後漢曹大家的「女誡」七篇，卽爲此種創作之濫觴，約距愷之在世前五十年，西晉時代，皇后賈后聲勢浩大，殘虐無道，當時有一位名詩人兼政治家的張華深懼之，乃作諷刺的三百二十字之小品文，亦名爲「女史箴」，後世的裴頠、皇甫規也作過「女史箴」的，愷之此卷，不是依「女誡」爲藍本來描成，便是以張華之作而畫的。米芾云：「女史箴圖橫卷，在劉有方家。」這是宋代的事，其後不知怎樣的流傳，到清乾隆十年間，便從開封移藏到北京內府的御書房中，十一年，乾隆御題，光緒二十六年（一八〇〇）義和團起，八國聯軍陷京津，到一九〇三年三月，此卷便爲英國基勇松（J. J. Thomson）大尉竊歸本國。

「女史箴圖卷」全卷共成十二節，每節均有繪畫及題跋，第一與第二節今已失去。自第三節起，尚完好無遺，惜重要的題跋，已有被無知的英人截去的。每節約寬九寸三分，今所殘存者，計長一丈一尺四寸五分。畫面略施淡彩，補絹，補筆，補墨之處極多，雖有剝落之感，但氣韻依然絕倫。從技法上觀，多少留有漢代石刻畫的面影，人物的衣飾，顯出妙絕的手法，那流暢，堅勁，飄忽的線條，使畫面上揚溢出一種諧協的，古樸的美來。張彥遠論其筆迹而曰：「堅勁聯綿，循環超忽，格調逸易，風趨電疾。」實是非常恰當的。

當我們鑑賞此偉大名作之時，還有題識的小字是不能忽略的，因為這也是愷之的手迹，極似「大令十三行」。昔王廙書畫多居第一，故對羲之說：「畫吾自畫，書吾自書。」而愷之實兼而有之。

據明陳繼儒「妮古錄」載：「女史箴余見於吳門，向來謂是顧愷之，其實宋初筆，箴乃高宗書，非獻之也。」但無論其爲摹本，或是修繕本，在今日而能見到千年前的大家顧愷之的遺筆，除此之外實無他物。

關於「女史箴圖卷」，清乾隆壬戌松泉老人——安麓邨——撰「墨緣彙觀」卷三，名畫上所記云：

「晉顧愷之書畫女史箴卷，絹本，高七寸，長丈許，圖經真定梁蒼岩相國所藏，大設色，人物不及四寸，色澤鮮豔，神氣充足，前作馮婕妤當熊，二勇士持鎗迎護，後作一山，空勾無皴，中著小樹山，列猴虎之屬，必子丑十二生肖，上有日月照臨，後有一人，執笏射雉，次作班姬辭釐其後，以及有男女對坐於屏幃中者，衆姬團坐者，臨鏡梳粧者，女姬操管者，筆法位置，高古之極，落墨真若春蠶吐絲，洵非唐人所能及也。逐圖書箴八段，楷法淳古端嚴，卷尾款書顧愷之畫。戲鴻堂已經石刻，文不復載。前黃綾隔水墨書一行，皆屬半字，係前人編號。後宋綾隔水鈐朱文一押，甚奇。卷中有政宣紹興明昌諸璽，後有瘦金書，自歎不可以黷，龍不可以專起，書箴一段，絹本十一行，字大寸許，必相國增入者。後紙小字三行，項墨林書。宋祕府所藏晉顧愷之小楷書女史箴圖神品真蹟，明墨林項元汴家藏珍祕，卷多項氏諸印，外裝宋刻絲包首，古玉出軸，脂玉押籤，甚

爲美觀。」

眉公與松泉老人所見，是否一本，殆不可考。今又承劉海粟氏見告，在英京大英博物館所見之「女史箴圖卷」與安儀周著錄無異，並誌於此，以爲參證。

愷之畫蹟，據「歷代名畫記」、「貞觀公私畫史」、「宣和畫譜」、「名畫神品目」等諸種著錄，尙可得下列之畫蹟目：

- 一 「司馬宣王像」一素一紙
- 二 「淨名居士像」
- 三 「三天女美人圖」
- 四 「夏禹治水圖」
- 五 「春龍出蟄圖」
- 六 「八國分舍利圖」
- 七 「列女仙」白麻紙

- 八 「虎豹雜鷺圖」
九 「鳧鴈水鳥圖」
十 「水閣圍棋圖」
十一 「桂陽王美人圖」
十二 「陳思王詩思圖」
十三 「洛神賦圖」
十四 「列女傳」
十五 「古賢圖」
十六 「斲琴圖」
十七 「三獅子」
十八 「牧羊圖」
十九 「阮咸像」

二十 「阮脩像」

二十一 「廬山圖」

二十二 「行龍圖」

二十三 「虎嘯圖」

二十四 「射雉圖」

二十五 「司馬宣王並魏二太子像」

二十六 「皇初平牧羊圖」

二十七 「異獸古人圖」

二十八 「蘇門先生像」

二十九 「阿谷處女」扇畫

三十 「中朝名士圖」

三十一 「晉帝相列像」

- 三十二 「十一頭獅子」白麻紙
三十三 「招隱鵝鵝圖」
三十四 「吳王斫鱸圖」
三十五 「桓溫像」
三十六 「桓玄像」
三十七 「謝安像」
三十八 「荀圖」
三十九 「七賢圖」
四十 「蕩舟圖」
四十一 「水鳥」屏風
四十二 「衛索像」
四十三 「初平叱起石羊圖」

四十四 「劉牢之像」

四十五 「唐僧會像」

四十六 「沅湘像」

四十七 「木鴈圖」

四十八 「王安期像」

四十九 「水府圖」

五十 「樽蒲會圖」

五十一 「三龍圖」絹六幅

五十二 「說經圖」

五十三 「啓榮期夫子」

五十四 「雪霽望五老峯圖」

五十五 「維摩詰像」

五十六 「天女飛仙」

五十七 「維摩詰」浙西甘露寺大殿外西壁畫

五十八 「維摩詰」金陵瓦棺寺壁畫

五十九 「青夜游西園圖」

六十 「青牛道士圖」

(三) 顧愷之畫論與中國繪畫思想

顧愷之不特是一個曠古的藝術巨匠，而且對於中國繪畫理論上的功績，也是不可湮滅的，因為，在他之前，雖然已經有很多的名論產出，可是歸納而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給予後人以巨大的影響者，應自愷之為始。他流傳至今的畫論，計有三種，即「畫評」（張彥遠稱「論畫」）、「魏晉勝流畫贊」、「畫雲臺山記」，後二篇為專論筆墨摹寫之法，其

及布局取景，惜自古相傳，均已錯脫，詰屈不可句讀，蓋在唐時已經失真矣。首篇則文字尙可好，可謂吾國論畫成篇文字之最古者，今依「歷代名畫記」本錄之：

「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此以巧歷不能差其品也。小列女面如恨，刻削爲容儀，不盡生氣，又插置大夫支體，不以自然，然服章與衆物既甚奇，作女子尤麗，衣髻俯仰中一點一畫，皆相與成其豔姿，且尊卑貴賤之形，覺然易了，難可遠過之也。周本紀重疊彌綸有骨法，然人形不如小列女也。伏羲神農，雖不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屬冥芒，居然有一得之想。漢本紀，季王首也，有天骨而少細美，至於龍顏一像，超豁高雄，覽之若面也。孫武，大荀首也，骨趣甚奇，二健以憐美之體，有驚劇之則，若以臨見妙裁，尋其置陳布勢，是達畫之變也。醉客，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慢之亦以助醉神耳，多有骨俱，然藹生變趣，佳作者矣。穰苴，類孫武而不似，壯士，有奔騰大勢，恨不盡激揚之態。列士，有骨俱，然藹生恨急烈，不似英賢之慨，以求古人未之見也。於秦王之對荆卿，及復大閑，凡此類雖美而不盡善也。」

三馬雋骨天奇，其騰罩如躡虛空，於馬勢盡善也。東王公如小吳神靈居，爲神靈之器，不似世中生人也。七佛及夏殷與大列女，二皆衛協手傳，而有情勢。北風詩亦衛手，巧密於精思名作，然未離南中，南中像興，卽形布施之象轉，不可同年而語矣。美麗之形，尺寸之制，陰陽之數，纖妙之迹，神儀在心，而手稱其目者，玄賞則不待喻，不然真絕夫人心之達，不可或以衆論，執偏見以擬通者，亦必貴觀於明識，夫學詳此思過半矣。清遊池，不見金鑄作山形勢者，見龍虎雜獸，雖不極體，以爲舉勢，變動多方。七賢唯嵇生一像欲佳，其餘雖不妙合，以比前諸竹林之畫，莫能及者。嵇輕車詩作嘯人，似人嘯然容悴，不似中散，處置意事既佳，又林木雍容調暢，亦有天趣。陳太丘二方太丘夷，素似古賢，二方爲爾耳，稀興如其人。臨深履薄，兢戰之形，異佳有裁，自七賢以來，並戴手也。」

日人金原省吾，對吾國畫學，極有深切之研究，他對顧愷之的畫論，認爲是影響謝赫最深刻的，顧愷之的六法思想是如何呢？金原氏便指出：

一 神氣——神氣與對象性相異而又相即。造出力與美一致的世界。

二 骨法——骨法有基本的形與感，性質上與美好細美相對立，但與之結合而成神氣。

三 用筆——用筆是把骨氣骨法化，即畫面化的方法。

四 傳神——傳神底內容為美好細美，始於對象的存在，與骨法的展開相俟而向神氣生長。

五 置陳——置陳是畫面被神氣化時所取的畫面的部分關係。

六 模寫——模寫是怎樣使過去生在現在的我中的問題，即學先輩的教養。

這是把一切置於神氣的系統中，使神氣以下都與神氣相關連，各誘導歸向於神氣的。後來的謝赫，不過繼承著愷之的中心思想而定出了「六法」，且使「氣韻生動」以下五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傳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也歸向到「氣韻生動」的一個法則之下，換言之，即以「氣韻生動」為系統的核心。謝

赫雖然是受顧愷之思想影響最深的人，但愷之所具有的學者的高遠的心，在謝赫是全然沒有的，於是他們之間，在六法思想上，不無有著下列的本質的差異：

一 顧愷之在神氣中的想，善識，達的思維傾向；在謝赫的氣韻中，並不充分地包含著。

二 謝赫的骨法理念，比顧愷之不安定，不明瞭。故謝赫的思想缺乏內在的必然性。

三 謝赫以寫實爲從屬於氣韻的一要素，並有把它當作分裂獨立的一要素的傾向。因之寫實與氣韻的內在關係便不安定。這系統上的不安定，是想把骨法與氣韻合一的後世的一解釋的先導。

四 謝赫把寫實與骨法的關係固定地觀察，作爲內與外的二個異物並列的關係；顧愷之則是把他展開了看，當牠是內在的異動的連屬的作用關係。故在謝赫，認爲寫實與骨法不到，氣韻是難於一致的；在顧愷之則步步一致。一方是二者的複合，他方是一者的展開。

五 顧愷之重神；謝赫重似。故一方重感，他方重見。

六 謝赫的經營位置，是先有部分再構成全體，因此誘導得氣韻的結果；但在顧愷之則反是，使神氣因構圖而得充分的表現。

「六法論」是中國繪畫思想的核心，我們在研究了顧愷之畫論的過程中，指出謝赫與他的關係和差別，這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顧愷之先生年表

代 年號 年 干支 公元 年齡 事

略

東晉

康帝建元 二 甲辰

(三四四)

一

先生生於晉陵無錫。王獻之生。九月，帝崩年三十二，太子暉卽位，太后臨朝稱制。

穆帝永和 元 乙巳

(三四五)

二

桓溫都督荆梁等州軍事。

二 丙午

(三四六)

三

三月，暉和爲尙書令，殷浩爲揚州刺史。顧衆卒，年七十二。

三 丁未

(三四七)

四

三月，桓溫討降李漢，漢亡。

四 戊申

(三四八)

五

八月，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五 己酉

(三四九)

六

殷浩爲中軍將軍，督揚豫等州。

六 庚戌

(三五〇)

七

七月，暉和卒，年六十四。

顧愷之

八 壬子 (三五二) 九 王羲之遺殷浩會稽王書，諫北伐。

九 癸丑 (三五三) 一〇 蘭亭修禊。

一〇 甲寅 (三五四) 一一 殷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

一一 乙卯 (三五五) 一二

一二 丙辰 (三五六) 一三 殷浩卒。

升 平 元 丁巳 (三五七) 一四

二 戊午 (三五八) 一五 王羲之謂謝萬為方鎮，遲才易務，又與萬書

戒之。

三 己未 (三五九) 一六

四 庚申 (三六〇) 一七 秋，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將軍。羊欣生(?)

五 辛酉 (三六一) 一八 五月，帝崩，年十九，瑯琊王丕即位。

哀帝隆和 元 壬戌 (三六二) 一九

興寧 元 癸亥 (三六三) 二〇 二月，改元興寧。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

外將軍，錄尚書事。七月復徵入朝，八月至赭圻，遂城而居之。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審處之地，賜僧慧力，造瓦棺寺。

二 甲子 (三六四) 二一

瓦棺寺成，先生於寺中閉戶，畫維摩詰一軀於壁，往來月餘而工畢。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

三 乙丑 (三六五) 二二

三月，帝崩，年二十五，瑯琊王奕卽位。

廢帝太和元 丙寅 (三六六) 二三

桓溫引先生爲大司馬參軍。敦煌始鑿莫高窟，造石佛像。

二 丁卯 (三六七) 二四

三 戊辰 (三六八) 二五

四 己巳 (三六九) 二六

桓溫鎮江陵，先生江陵津望，得溫賞二婢，桓
玄生。

五 庚午 (三七〇) 二七

桓大司馬每請先生與羊欣論書畫。

簡文帝咸安 元

辛未

(三七二)

二八

十一月，桓大司馬入朝，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卽位，改元咸安。

二 壬申

(三七二)

二九

七月，帝崩，年五十三，太子曜卽位。殷浩將改葬，先生父悅之上疏奏，詔復浩本官。

孝武帝寧康

元

癸酉

(三七三)

三〇

七月，桓大司馬卒，年六十二。

二 甲戌

(三七四)

三一

三 乙亥

(三七五)

三二

謝安領揚州刺史。宗炳生。

太元

元

丙子

(三七六)

三三

正月，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事。

二 丁丑

(三七七)

三四

七月，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

三 戊寅

(三七八)

三五

四 己卯

(三七九)

三六

王逸少卒，年五十九。

五 庚辰

(三八〇)

三七

謝安爲衛將軍。

六 辛巳

(三八一)

三八

僧慧遠入廬山。

七 壬午 (三八二) 三九

八 癸未 (三八三) 四〇

九 甲申 (三八四) 四一 三月，謝安爲太保。

一〇 乙酉 (三八五) 四二 八月，謝安卒，年六十六。

一一 丙戌 (三八六) 四三

一二 丁亥 (三八七) 四四 五月，徵處士戴逵，不至。謝瞻生。

一三 戊子 (三八八) 四五 王子敬卒，年四十五。

一四 己丑 (三八九) 四六

一五 庚寅 (三九〇) 四七 白蓮社。

一六 辛卯 (三九一) 四八

一七 壬辰 (三九二) 四九 十一月，殷仲堪都督荊益寧州軍事。顏偉仁

顛之生。

一八 癸巳 (三九三) 五〇

一九 甲午 (三九四) 五一

二〇 乙未 (三九五) 五二

二一 丙申 (三九六) 五三

先生爲殷仲堪參軍，與桓玄等作了語，危話。七月，瓦棺寺焚。九月，貴人張氏弑帝於清暑殿，帝年三十五，太子德宗卽位。戴逵卒。

安帝龍安 元 丁酉 (三九七) 五四

二 戊戌 (三九八) 五五

殷仲堪以絹書內箭遺王恭。桓玄爲江州刺史。

三 己亥 (三九九) 五六

殷仲堪遇難卒。

四 庚子 (四〇〇) 五七

詔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州刺史。

五 辛丑 (四〇一) 五八

元興 元 壬寅 (四〇二) 五九 桓玄殺會稽王道子。

二 癸卯 (四〇三) 六〇

春，桓玄自爲大將軍，九月，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十一月，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爲平固王，遷於尋陽。桓玄以輕舸載書畫，玄請歸藩。

詐爲符瑞，使皇甫希之爲高士，數更制服，假蒲博取人書畫田宅。劉義慶生。

三 甲辰 (四〇四) 六一

五月，劉毅等及玄戰於嶧嶽洲，大破之，玄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玄，誅之。玄年三十六。

義熙 元 乙巳 (四〇五) 六二

先生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先生卒於官，著有「畫評」，「魏晉勝流畫贊」，「畫雲臺山記」，「啓矚記」三卷，并有文集七卷傳世。戴勃爲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參考書目

- 中國繪畫史……………俞劍華著 商務
- 中國美術的演變……………王鈞初著 文心
- 東洋美術史(上卷)……………史岩著 商務
- 晉書……………唐太宗御撰
- 歷代名畫記……………張彥遠撰
- 世說新語……………劉義慶撰
- 支那美術史論——顧愷之試論·顧愷之の維摩に就いて……………堂谷憲勇著 桑名文屋堂
- 藝術叢話——中國的繪畫思想……………豐子愷著 良友
- 歷代論畫名著彙編……………沈子丞編 世界
- 歷代名人年譜……………吳榮光編 商務
- 中國美術年表……………傅抱石著 商務